

綜論高棉局勢

張耀秋

一、高棉的戰略地位

高棉的面積爲一八一、〇〇〇平方公里，據一九六二年估計，人口爲五、七八四、八四二人，其中包括大約五十萬越南僑民和三十萬華僑。在中南半島各國中，面積最小，國土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原始森林，經濟落後。高棉在中南半島上的地理位置是：東北以安南山脈與越南中圻接壤，東南與越南南圻交界，南臨暹羅灣，西鄰泰國，西北以荳蔻山脈毗連東泰高原，東北角界入寮國。國境中部是由湄公河及周圍諸河川所冲積而成的肥沃平原，向東伸展與越南交趾支那平原連成一片。

高棉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南半島深具戰略重要性，在目前情勢下，如果它爲泰國所控制，則共黨越南除了在北方受到中共這個強鄰的重大壓力外，在西邊又將受到泰棉聯合力量的壓迫。如果高棉落入越南的掌握，則泰國勢必遭到此一中南半島最大共產軍事強權的威脅。如果它編爲中共的附庸，則越南勢必陷在北方及西方同時被中共扼制的危境。從這種情勢觀察，中南半島的和平及安定與高棉是否能成爲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息息相關。換言之，如要在中南半島達成持久的和平及安定，高棉必須保持一種中立的地位。

在歷史上泰族的東進和越族的南進，高棉均首當其衝。十四世紀時，泰國曾摧毀高棉的吳哥王朝，十七、十八世紀，越南也曾不斷干預高棉的內政，並吞併其洞里湖和湄公河三角洲諸地。後來在法國保護之下，高棉雖已向泰國收回了暹粒和德望兩省，但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法國在歐洲戰敗，泰國又重新把這兩省強佔過來；直至二次大戰結束，在幾經交涉之後，泰國才又歸還這些失地。至於湄公河三角洲，則早已納入越南版圖，經過二百年來的開發，其居民百分之九十都是越南人。所剩下的五十萬高棉人（佔高棉人口十分之一），亦已漸與越南人同化，高棉對此雖是念念不忘，但亦感無可奈何。

高棉自一九五六年獲得獨立後，由施亞努親王執掌政權，標榜中立，並且投向中共。越戰期間，高棉允許北越共軍假道南下對美軍作戰，日久成爲越軍的庇護所，越戰停止後，北越仍舊加以佔領。高棉爲確保其領土完整，乃求助於中共，以期將越共勢力逐出高棉。此即最近越、棉戰爭爆發的導因，而高棉亦已變爲中、越共在中南半島爭奪的焦點。

二、棉、越中共的三角關係

中共對中南半島各國素懷侵略野心，故於一九五四年之前，即已派遣不少幹部潛伏各國，預爲他日滲透之用，高棉爲其中一個主站。本來高棉所最懼怕的是北越共黨的南侵，一九五〇年左右，還是非常顯明的站在民主陣營之內；施亞努起初亦知共黨顛覆陰謀的可怕，並曾指責共黨企圖破壞高棉的獨立與中立，而將其變成一附庸國家。但自施亞努參加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和一九五七年的「亞非會議」以後，態度即逐漸改變，主要原因是周恩來曾在「亞非會議」期中，對施亞努大肆誘惑，允對高棉提供經濟援助，協建海港等，致使施亞努中其圈套。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與高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互派使節。以後施亞努即與中共加強勾結，並曾四度訪問北平。

關於中共對高棉的援助，據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古柏所撰「中共的外援——北京外交政策的工具」一文指出：一九七五年底中共除承諾給高棉十億美元的無息貸款外，另又贈送二千萬美元。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共與高棉簽訂的經濟協定，雖未公開發表，但其中確有援助條款^①。古柏又指出：一九七六年底中共提供高棉若干噴射戰鬥機，並且有中共空軍一百多名駕駛員及地勤人員參加了贈送典禮，事後並協助訓練高棉空軍人員^②。又據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國「紐約時報」指出：中共派遣技術人員替高棉訓練難民、建設工廠、道路等工程之項目，與日俱增^③。一九七七年版的亞洲年鑑也指出，中共在高棉南部和金邊通往深港之援建鐵路已經竣工，甚至連火車頭都由中共製造供應，同時中共在金邊督修的飛機場亦已竣工啓用^④。此外，中共與高棉曾於一九七六年簽訂議定書，規定由中共提供高棉整套工廠設備及科技合作。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高棉總理波布應邀訪問北平，受到中共極為隆重的接待，逗留達三週之久，並與中共黨、政、軍頭目接觸頻繁。中共在波布訪問中共期間，曾保證繼續對高棉給予必要的支援，以加強其對抗越共的力量。

在越、棉衝突的形勢上，越南佔着優勢地位。中共爲鼓舞高棉士氣，並爲壯其聲勢，復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派遣「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飛往金邊訪問，其隨員中有「副外交部長」韓念龍和「亞洲司司長」沈平等。鄧穎超在金邊的宴會中發

註① *Current Scene*, June & July, 1977. Hongkong, 輯印 John Franklin. Conper, China's Foreign Aid: An Instrument of Peking's Foreign Policy, Health and Company, 1976.

註②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ec. 22, 1976.

註③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76.

註④ 〔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7年 Asia Yearbook 1977.

表演說，明白表示中共將無條件支持高棉作戰。繼而在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派遣以「副主席」汪東興爲首的龐大代表團前往金邊，強調中共對波布政權「一貫互相支持」。

高棉和越南的關係，除了歷史仇恨和領土糾紛之外，更因高棉政局的動盪與棉共的崛起，而益見複雜。早在抗法戰爭時代，棉共的實力原不過兩營人，活動地區僅限於寮、棉邊境間。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劃分南北越時，棉共的兩營部隊約三百人撤至河內整訓，成爲親越的棉共，名叫「吉蔑越盟」。（Khmer Vietminh）越戰期間，施亞努所領導的高棉政府允許北越共軍假道以攻擊南越，致高棉邊境部份地區乃爲北越共軍佔領；其後越共更反客爲主，佔據了棉軍邊地的哨所，並在毗鄰南越的高棉邊境建築永久性的營房和通達南越的公路，企圖加以併吞；同時對當地農民的糧食先由高價收購變爲半價強買，最後竟至無價徵收，且強徵民伕，參加工役。因而激起了高棉愛國青年的憤怒，造成了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金邊的反北越政變，終於罷黜了施亞努的元首地位，改由龍諾出面組織新政府，並限定越共軍隊退出高棉。此後高棉各地均會爆發反對越共、驅逐越僑的暴亂。

另一方面，在棉、越邊境上出現了另一支棉共。此乃一九六〇年代，高棉左派與施亞努發生衝突時，許多左派政客因反對施亞努而逃往越、棉邊地所組成。這支棉共至一九六八年已擴充爲三千人，稱爲「赤吉蔑」（Khmer Rouge），即高棉土共，先後由喬森潘與波布所領導。中共雖早與高棉建有邦交，並對金邊多方籠絡，但對「赤吉蔑」則仍暗中支援，到施亞努被黜，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權時，更由周恩來拉攏「赤吉蔑」與他合作；其後北平對棉共提供軍援，雙方關係益加親切。「赤吉蔑」棉共爲了使高棉在赤化後不致淪爲河內的附庸，便唯有倚賴北平支持才能維持獨立。至於一直尚與龍諾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的蘇俄，在「赤吉蔑」心目中，無異是深仇大敵，因而更使它毫無保留地投靠與蘇俄對立的中共。

施亞努亡命北平，他的皇族子弟又組成了另一支武力，稱爲「吉蔑解放軍」（Khmer Rum Doh）又名民族解放陣線，與「赤吉蔑」棉共表面上合流。

在上述三支力量之中，以「赤吉蔑」爲主體，「吉蔑越盟」則因一直留在北越，被棉人認爲是「半個高棉人」，在高棉人傳統的反越觀念中，受到歧視。施亞努的「吉蔑解放軍」，既不容於赤吉蔑，更遭受吉蔑越盟的反對。因爲吉蔑越盟受北越與蘇俄的支持，而「吉蔑解放軍」則受中共的豢養，兩者之間勢同水火而不能相容^⑤。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高棉赤化後，這三支部隊都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了金邊，流亡在北平的施亞努亦已返國。多年來反龍諾政府的部隊原都在名義上隸屬於施亞努在北平所領導的「柬埔寨王國團結政府」的旗幟之下，而在高棉境內指揮作戰的喬森潘，也是施亞努流亡政府的副首相兼國防部長和三軍統帥，且其作戰的軍費和武器彈藥，亦爲中共所支援。在此情況下，施亞努此次還鄉，應該有所作爲才對；但因他與喬森潘之間積有夙怨，以致當時由喬森潘領導的共產高棉政府，對於自北平返國的施

註^⑤ 拙作：「越棉戰爭與毛俄在印支的爭奪」，本刊第十七卷第七期，一九七八、四、十。

亞努不但故予冷落，且復限制其自由。同時，施亞努的叔父恰茶寨和兒子納瑞廸帕已組成了反棉共政府的部隊，並已與反共的自由高棉游擊隊合流。至於從北越回到高棉的棉共，則被改組分散到各部隊去，仍然受到各方的歧視。

高棉和越南之間，存有歷史的仇恨，前已論及。高棉赤化後，越共不肯撤兵，使雙方關係日趨惡化。早在一九七五年六月金邊棉共電臺就曾宣稱，高棉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領土完整，喬森潘則聲明不容許外國駐軍。接着雙方又發生了童島和潘島的爭奪戰。這兩個海島的主權早已在西貢和金邊之間，引起了爭執，越戰期間高棉曾乘機派兵佔領兩島，但越共統一南越後要求收回。雙方互不相讓，故在一九七五年爆發戰鬥。另一方面，棉、越兩國沿湄公河三角洲的邊境，本來就界限不明，自當年施亞努允許北越共軍在棉邊建立庇護所後，越共就反客爲主，實際統治了這些地方，致使雙方的領土糾紛，益形複雜嚴重。

在一九七七年全年之中，棉、越之間的邊界戰爭時斷時續；越境的河仙、朱篤，棉境的鵝鴨嘴、波羅勉等地均爲主要戰場。嗣因棉境越僑遭受迫害，越軍更以保僑爲名，從寮南楔入棉境，以致戰事愈演愈烈。

越、棉共間的戰鬪，雖然起因於邊界的爭執，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中、俄共在中南半島爭奪控制權所造成。如所週知，中共與蘇俄在中南半島的爭霸戰，爲時已久。中共一直想控制中南半島乃至東南亞各國，俾將蘇俄勢力逐出此一地區，以確保其南疆的安全。一九七七年六月日本出版的「中共事務週報」(Weekly Bulletin of Chinese Affairs)，轉載了一篇蘇聯新聞社記者蓋保爾的特約稿，其中明白指出：「北京霸權主義的要求不但指向越南，甚至已經指向寮國、高棉、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另一方面，蘇俄也同樣要將其勢力伸張到此一區域，以形成對中共南北包圍的形勢，並確保到印度洋的通路。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外交部長」黃華會對出席中共黨中央與有關專業會議的代表團團長及「國務院」、中共軍重要幹部，提出了長達五小時的「對世界形勢」報告，其中所分析的十大問題中，即把中南半島問題列爲第一個問題^(④)。

根據黃華的報告，中共與蘇俄在中南半島的對立鬭爭趨向尖銳化的原因共有三點：（一）越共的看法與中共相反，當武元甲訪問北京時，公然鼓吹他們雖「不反修」，也照樣能把美帝趕走。這證明中、越共之間在鬭爭路線方面，早有歧見存在。（二）柬埔寨（高棉）過去吃過蘇俄的虧，故能理解要「反帝」就必須「反修」。由此可知，高棉與中共是沆瀣一氣，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三）寮國與越共是一丘之貉，而寮國赤色政權又一直控制在蘇俄手中，這對中共是一大威脅。黃華在報告中還公開指責蘇俄說：「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頻頻邀請越南派代表團赴蘇，不斷製造戰爭火藥味，挑起這兩個近鄰的兄弟國家自相殘殺，並妄圖最後染指柬埔寨，使柬埔寨成爲其向東南亞擴張的前進基地。」

從前述中共與蘇俄之相互指責中，已可看出雙方針鋒相對的情形，其在中南半島的衝突，已極爲嚴重。一九七五年南越、棉寮相繼赤化後，各國共黨政權更是彼此猜忌，互相矛盾。河內不願成爲北平的附庸，乃拉攏蘇俄對抗中共，金邊又恐成爲河內

註^(④) 原文刊載本中心出版的〔匪情月報〕，二十卷五期，一九七七、十一、六十六頁。

傀儡，只有藉北平力量對抗河內，寮國則靠蘇俄以圖自保。這種錯綜複雜的情勢，正好為中共與蘇俄所利用，故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里辛斯基曾形容越、棉共戰爭為蘇俄及中共之間的「代理性戰爭的一個事例。」

三、中、越共對高棉的爭奪

早在一九三一年，當阮愛國（胡志明）在香港改組越南共產黨時，即企圖建立「印支聯邦」而將其置於越南實際領導之下。一九五一年越南勞動黨改組成立，亦公佈類似的「革命綱領」。一九七五年河內贏得越戰，吞併南越，勢力坐大，便即企圖控制高棉和寮國，以實現其赤色的「印支聯邦」的夢想。然而，中共則不願中南半島出現一個共黨強權，並希望北越與南越兩個共黨政權分立，與寮共、棉共形成四邊，以便分化利用。由於中、越共雙方各懷鬼胎，蘇俄乃得乘虛而入。

越共在席捲南越之後，雖已與中共發生衝突，但尚不敢過於觸怒北平，也不敢對北平所支持的棉共，採取過激的行動，其原因有二：第一，在越、蘇「友好合作條約」簽訂以前，河內與莫斯科的勾結，遠不如今日之密切，深恐一旦遭遇中共軍事攻擊，不能得到蘇俄的大力支援。第二，越共自統一越南後，正盼與美國建交，以獲取經濟科技的援助，且更想利用其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以制衡毛、俄，使不致為二者所控制，故其對高棉之用兵，心存顧忌。不料卡特總統上臺後，與中共的勾結，日形加緊，致使美、越建交談判，由美國採取主動的局面，而變為若即若離^②。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美國與中共宣佈建交，公報中亦列有反霸權條款。至此，河內已知與美國建交，暫難實現，而中共亦於一九七八年停止對越共的經濟技術援助，並調回其派在越南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於是，越南乃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初與蘇俄簽訂含有軍事同盟性質的俄、越「友好合作條約」，更且毫無顧忌地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大舉興兵進攻高棉，打垮了金邊的波布政權，並扶植橫山林政權予以取代。

中共在中南半島與越共對抗，原是利用高棉共黨替它打「代理戰爭」。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間鄧小平訪問「東協」三國時，曾預言越南將發動對高棉的攻擊，高棉雖將不敵，但其對越南的抵抗，將轉為游擊戰爭，使越南陷入泥淖。同時中共為表示對高棉波布政權的支持，除提供武器與物資外，並曾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及十一月，先後派遣鄧穎超與汪東興前往金邊訪問，以壯棉共聲勢。然而越南不但不予理會，反而以「柬埔寨救國民族陣線」名義，於去年一月初大舉進攻高棉，波布政權乃被迫退出金邊，並率領其殘餘部隊進入山區從事游擊戰。至此，鄧小平的預言，正好獲得應驗。中共眼看其所全力支持的棉共政權，為越共大軍摧毀，既感痛心疾首，更是惱羞成怒，乃於去年二月十七日發動所謂「懲罰」戰爭，向越共展開攻擊，其主要目的是想藉此箝制越共的兵力，減輕波布游擊隊所受的壓力。但當中共之進軍，曾遭越共之頑強抵抗，並未達成「圍魏救趙」，迫使越南從高棉撤軍

^{註②} 摘自：「中共侵越經緯」，本刊第十八卷第六期，一九七九、三、十。

的目標。至三月五日中共祇得知難而退，自行宣告撤軍，並主張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邊境問題。

其後中共配合美、日、澳、紐及東協各國，向越南展開外交攻勢，企圖迫使越南自高棉撤軍。但河內不特無從高棉撤軍的跡象，且在蘇俄空運兵員及重武器支援之下，已將其在高棉的部隊增加到二十師（約二十萬人），準備對波布的游擊隊發動大規模的乾季攻勢^⑧。

在另一方面，中共亦在雲南與寮國邊境集中大軍。據泰國最高司令部情報中心主任桑卡連潘中將說：「我們相信當雨季結束，由越南指揮的橫山林部隊會發動一次大攻勢，以肅清在高棉西部棉、泰接壤地區頑強戰鬥的紅高棉份子。由於越南軍隊要控制高棉西部，中共可乘此機會進軍寮國北部」^⑨。又據日本右派月刊「東西方」九月號報導，中共已擬妥三項作戰計劃，其中一項是派十萬部隊從陸路進入寮國，以殲滅寮國境內的五師越軍，並建立一親中共的寮國政權。此將有助於在政治上解決高棉問題。

對於印支的局勢，中共的態度很明顯：就是絕不容許越共控制高棉。去年八月十七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曾在一項對外政策協商會議報告有關中共對高棉問題所作的決定，其要點為：(一)重申越南必須自棉境撤兵，否則決與之堅持到底。(二)對高棉內部問題採取下列三項原則，即(1)繼續譴責及揭穿蘇俄和越南霸權主義對高棉的野蠻侵略行爲，以及對棉、寮兩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同時將以滿腔熱情來支持中南半島人民所進行的第二次革命。(2)對於在高棉境內的任何反對越南侵略的運動，中共都將給予支持和援助。就是前高棉龍諾政權時期殘餘部隊所組成的反抗組織，施亞努即將領導的反抗組織以及可能建立起來的軍隊或游擊隊，都同樣的要給予支持，而不僅僅是支持棉共波布的游擊隊。(3)中共只支持反蘇抗越的鬭爭，對於高棉內部問題，將採取不干涉政策。施亞努不管是在中國大陸或在海外重組流亡政府，中共都要給予支援^⑩。

上述韓念龍對高棉問題的講話，已明白顯示中共已下定與俄、越兩共爭奪高棉控制權的決心，不達目的不會輕易罷手。目前中共與越南雙方正在積極備戰。中共沿邊界駐軍已自十二師增至十五師，許多長程大砲、火箭、坦克和其他現代化武器已經進駐邊界重要地區。另在寮國邊境集結約四個師之兵力，並有營級部隊進入寮北展開武裝滲透及心戰活動。越共為此曾於去年十一月八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指控中共「瘋狂的準備與越南作戰」^⑪。同時越共除在中、越與越、寮邊境作防禦性部署外，並在高棉境內集結大量兵力，企圖利用旱季期間，對波布游擊隊大舉進攻。中共與越南自去年四月份以來，已進行十五次和談而毫無結果，並在邊境導發一百多次小規模的衝突，緊張情勢有增無已。

註^⑧ △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九、九、二十。

註^⑨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九、九、十二。

註^⑩ 「韓念龍對高棉問題的看法」，載於「中共問題資料週報」，一九七九、十、八。

註^⑪ △中央社▽紐約專電，一九七九、十一、八。

四、高棉問題國際的反應

越共於去（一九七九）年一月間以大軍攻佔金邊，引起舉世責難。綜合言之，下列三項問題實為各方關切注意之焦點：

(一) 謴責越共侵略行動 越共以大軍攻佔金邊，除中共曾作強烈反應外，「東協」五國及美、日、英、法、西德、澳、紐等國均曾一致加以指責，且從去年五月以來一連串的國際會議，如七國高峯會議，「東協」五國外長在峇厘召開的年會，美、澳、紐年會，歐洲共市議會，以及大英國協會議等，亦都表明關切高棉遭受侵略。

惟越共對於各方譴責，不但置之不理，且復派遣更多之武裝部隊，進入高棉，一方面鎮壓棉人之反越鬪爭，一方面進剿波布之游擊隊。據估計截至去年底，在棉越軍已增為二十萬人。由於棉境的戰亂造成大規模的飢荒，高棉大批難民乃湧入泰國，使「東協」國家面臨嚴重的難民問題；且由於越共軍常越境追擊波布部隊，而直接危害到泰國本身的安全，造成東南亞的緊張局勢。

(二) 撤軍與政治解決的構想 為了緩和東南亞的戰爭危機。美國曾擬議在聯合國名義下，以國際共同力量，設法改變高棉現狀，其主要步驟，是先召開一次國際會議，共同協議以各種可能辦法，迫使越南從高棉撤軍；然後由聯合國遣派和平軍進入高棉，廢除橫山林政權及波布殘餘勢力，再協助施亞努返回金邊，協商建立一個具有充份代表性而不結盟的政權。

接納，據說中共和紐西蘭亦表贊成。^⑫

聯合國大會於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始辯論高棉局勢問題。越南在十月廿五日聯合少數國家提出議案，要求任何有關高棉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問題，應該在沒有外來干預、基於尊重彼此的獨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互不侵犯及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讓這些國家自行解決。稍後，東協亦聯合另外二十個國家提出另一議案，其要點是呼籲所有外國軍隊即刻撤出高棉，以及在衝突中的各造停止敵對行動，讓高棉人民在沒有外來干預、顛覆或威迫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前途與命運；同時，亦要求尊重高棉的主權、領土完整與獨立，和促請各國對高棉人民提供人道救濟。這兩個議案經過辯論之後，由聯合國大會於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以九十一票對二十一票及二十九國棄權通過一項決議案，要求「所有外國軍隊立即撤出」高棉，並尋求該處衝突的和平解決之途。此一決議案顯然採納了「東協」議案的主張，且以四對一大比數獲得通過，實可視為「東協」國家對越南及其後

註⑫ 新加坡《南洋商報》社評：「日內瓦會議和柬埔寨中立」，《南洋商報》第四十七版，一九七九、七、十四。

台蘇俄的一次鉅大外交勝利⁽¹³⁾。

聯合國所通過要求「所有外國軍隊立即撤出」高棉的決議案，雖為越南於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悍然拒絕，但因高棉戰局的曠日持久以及國際壓力的與日俱增，已使河內面臨進退兩難的處境。而蘇俄近因進軍阿富汗導致舉世的責難，似亦有約制河內擴大高棉戰事的趨勢。故就目前的情勢看來，將高棉爭端付諸政治談判，尋求解決的可能性，似已較前為大。

(二)難民的處理問題 高棉經過多年的戰亂，使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地獄與屠場。根據去年十一月三日美國國務院的報導：「過去十年戰爭，大屠殺、飢荒和疾病奪走了三百三十萬人的生命，把民風淳厚樸實的高棉民族，變成飽受殘害與奄奄待斃的民族」⁽¹⁴⁾。

高棉難民的悲慘遭遇，已引起各國政府與輿論的同情和重視。美國總統卡特夫人、六名州長、三名議員，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派遣的特使，英國、法國、西德等國的議員，曾於去年十一月間相繼訪問了泰、棉邊境地區，目覩高棉難民遭遇空前未有的苦難，都呼籲國際社會速予緊急賑濟。

但是，各國運往高棉的救濟物品，除了在運送方面橫遭金邊橫山林政權的阻撓外，更在分配上受到越共的控制剝奪。據於去年十一月底訪問過高棉的法國議員透露，越南政府利用國際的援助來控制高棉人民，在運抵金邊的國際救濟品之中，只有區區少數的糧食留給高棉人民，其餘大部份都被越南運回自己國內。這一批法國議員認為，越南企圖餓死高棉人民。西方國家用來救濟高棉的糧食，反而成為越南用以控制高棉人民的武器。又根據美國官員在訪問逃到泰國的高棉難民以後所作的報告，也證實了駐在高棉的越南大軍正在有計劃的將高棉人餓死。越南軍在稻田埋置地雷，而且開槍射擊高棉人，使他們不敢靠近稻田，有人目覩越南軍在白天當着國際救濟官員的面分發糧食給棉人，晚上又將這些糧食搶回去⁽¹⁵⁾。

以上兩項報告的內容都不謀而合，而且他們都是根據現場所看到的情形，而得出同樣的結論：就是越南在高棉正執行「種族滅絕」的政策，以致國際間給棉人的救濟物資，反而變成了越南控制高棉人民的武器⁽¹⁶⁾。

五、最近的發展

自去年底以來，越南即積極展開對高棉游擊隊的乾季攻勢，其戰鬪地區集中於泰、棉邊界數百方哩的區域。此一攻勢的目的

註(13) △美聯社△聯合國電，一九七九、十一、十四。

註(14) △合衆社△華盛頓電，一九七九、十一、四。

註(15) 新加坡「南洋商報」社論「認清楚越南的真面目」，[南洋商報]第三十三版，一九七九、十二、八。

註(16) 同註(15)

在消滅波布的部隊及其他反抗越南的部隊。因為目前在此一地區與越南進行游擊戰的，除了波布的四萬名部隊之外，尚有「自由高棉」和「高棉人民解放陣線」所屬的部隊。「自由高棉」曾於去年底在棉、泰邊境成立「高棉民族解放政府」，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越戰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中共半年來亦極力予以支持。它擁有一支號稱為八千之衆、能征慣戰的武裝部隊，由龍諾時代的總理英丹，坐鎮在泰、棉邊區的基地司令部親自指揮。它已有不少先遣部隊滲入湄公河谷一帶，建立了基地，而且打着「民族主義者」的招牌，大張旗鼓招兵買馬，戰鬪力益形強大。其次是以巴黎為基地的「高棉人民解放陣線」，其領導人為龍諾將軍的政敵、施亞努親王時代的總理宋雙。屬於這一陣營的武裝，名叫「高棉自由軍」是一支六千之衆、擁有現代化裝備和訓練的第一流部隊，也在泰、棉邊境的森林地帶，建立了永久性的大規模根據地。

高棉反越勢力的興起，已獲得國外的支援。據越共副外長范憲在馬尼拉透露：中共在泰國銀行存有五百萬美元的鉅款，專供高棉「叛軍」與越軍作戰之用^⑯。施亞努亦曾在巴黎宣稱：北平對棉人抗越軍的支援，無分立場左右^⑰。河內亦抨擊美國對其棉境「敵人」補給支援。越南外交部長阮維楨更聲稱，已經掌握證據證明泰國援助波布的部隊^⑱。

高棉現有游擊部隊的力量與越南駐棉的二十五萬大軍相比，雖然顯得懸殊，但是逃泰的五萬多高棉難民與高棉境內的大多數人民都是支持抗越的。且從越南逃兵口中，證實了棉共游擊隊士氣高昂，所發動的襲擊，每次都有相當斬獲，所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連越軍的糧倉庫，都遭到了游擊隊的焚燒^⑲。因為廣大棉人無不仇視越軍，處處與游擊隊合作，故越南欲於此次乾季攻勢中消滅波布及其他反抗力量實在不太容易。

蘇俄為了支持越南對高棉的侵略戰爭，估計每天要提供價值二百萬美元的軍經援助^⑳，包括各種武器、燃料以及糧食。不但負擔沉重，而且運輸至感困難。過去蘇俄飛機經常飛經泰境，惟自去年底已被泰國政府所禁阻。蘇俄海軍補給艦「哈布西雅」號為尋求飲水糧食及其他補給品，擬於本年二月初駛入新加坡港口，亦為被新加坡所拒絕^㉑。尤以高棉境內烽烟遍野，農民失耕，糧食銳減，以致越共遠征高棉的二十五萬軍隊，野無所掠；而越南本土也是糧產年年歉收，故所需軍糧亦賴蘇俄運補。最近越共掠奪國際上賑濟高棉難民的救濟品，與其本身軍糈民食之缺乏，或亦有所關聯。

越共因連年侵戰，經濟已極感貧乏，加以美、英、法、西德、瑞典、及日、澳、紐諸國，都已停止對它的經技援助，自然使

註^⑯ 新加坡〔星島日報〕第二版，一九七九、十二、廿九。

註^⑰ 香港〔南洋商報〕第二版，一九七九、十二、廿五。

註^⑱ 新加坡〔南洋商報〕第一版，一九七八〇、一、十四。

註^⑲ 合衆社／馬尼拉電，一九七八〇、一、十四。

註^㉑

新加坡〔南洋商報〕第一版載：美國助理國務卿霍布魯克於十月二十九日在吉隆坡發表談話，見一九七九、十、卅。〔南洋商報〕

情況更加惡化。年來已有不少越共官兵厭戰逃亡，例如去年十一月底越共飛行員與官員駕機飛抵新加坡投奔自由^㉓，以及同月上旬二百餘名士兵逃入泰國要求庇護。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厭棄遠赴高棉作戰^㉔。而今年二月十日又有河內當局派往高棉工作的三十三名越南人逃入泰國東部，並說明他們所以逃亡，是因為不能忍受在高棉的艱苦工作，與不滿越南的政治制度^㉕。上述例證均足以顯示越共的長期征戰已導致內部的不穩，並使其遠征軍士氣頽喪，軍心動搖。越南政府鑒於軍事與經濟均已陷於嚴重困難，故於今年一月底進行了最澈底的內閣改組。據法國報刊及一般觀察家的看法，這次改組顯然是由於越南領導層無法迅速結束在高棉的戰爭，加上國內經濟日益困難所促成^㉖。

越共侵棉既已陷於進退兩難，而幕後支持者蘇俄對於此一戰爭所需軍備及糧食等的供應，亦日感沉重；加以蘇俄大軍入侵阿富汗之後，美國、英國、中共、回教國家及東協諸國已一致予以抨擊。故一般認為：在阿富汗危機解決之前，莫斯科似無理由再在高棉與泰國邊境支持河內擴大戰局，製造另一次危機。

據本年元月九日「曼谷郵報」曾報導，蘇俄曾暗示可能支持一個高棉聯合政府，以作為解決高棉問題的方法。以政治解決高棉問題，原為美、英、日、中共及東協諸國所主張。今年初美國總統卡特在其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談到東南亞政策時曾明白指出：「東南亞的安定與繁榮，一直受到蘇俄支持的越南入侵高棉行動的嚴重挑釁。在今年中，我們將繼續促成高棉問題的政治解決，以便由高棉自行選擇領導人的統治。我們將增加對泰國的援助，以及對越南與蘇俄提出直接警告等謹慎的一切可能步驟，阻止越南對泰國領土的攻擊。」美國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於最近在新加坡主持美國駐遠東各地使節的檢討會議後，並對東協各國作了一次普遍的訪問。他於二月十八日結束此項行程時，曾在菲律賓對記者發表聲明，一面重申美國對東協各國的支持承諾，一面也對這一地區的主要威脅者越南及蘇俄，發出嚴厲的警告。

由於美國、中共及東協各國積極支援泰國及高棉抗越游擊隊，而蘇俄則因進兵阿富汗事件引起舉世責難，越共侵棉則又師老無功，故目前的國際情勢似有利於高棉問題的政治解決。

註^㉓ ^ 合衆社▽新加坡電，一九七九、十一、二十五。

註^㉔ ^ 新華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十一、九。

註^㉕ ^ 中央社▽曼谷遠東電，一九八〇、二、十一。

註^㉖ ^ 合衆社▽巴黎電，一九八〇、一、卅一。